总有乡愁入梦来

——读黄维江《沁园春·秋日故乡行》

郭娟妃

沁园春/秋日故乡行:

“乘着秋凉,回到家乡,初露未霜。古藤山诡谲,翕张心肺;孤松挺拔,俯仰云苍。青石微桥,枯泉流响,向往涓涓汇浪沧。青果季,看满园葱郁,碧沁清香。

娇娃姊妹成双。在野外、宜穿长袖裳。共泥沙玩过,又抓莠草;瓜秧扯下,再倚篱墙。逗逗猫咪,摸摸狗仔,笑呛咿呀聚气场。山村好,要多来走走,晒晒阳光。”

说实话,初读山野清风的这首词,感觉很一般,词的上下阕无论描景状物的对象,叙述推演的故事,语言修辞的风格都有不尽协调和谐之感。但通过与词人的沟通和仔细研磨,便渐渐品出了个中的妙处。其实,词人如此谋篇布局,是十分刻意的。

词的上阕,初露,古藤,孤松,微桥,枯泉,青果,乍眼望去,这分别只是一种景物,但如果你能静静品读,细细回味,你就会咀嚼出在词人的笔下,它们转变成为了一个个意象,成为作者感情的寄托。“一切景语,皆情语也。”一滕一树,一桥一泉,原本是安静的风景,而在作者眼中、心里、笔下,活跃起来,流动起来,寄托着人心诗情,这诗情所折射的便是作者如春水一样丰盈润泽的心灵。

这里有他对诗词一贯严肃认真的态度——严谨的结构,有致的平仄;这里有他一贯的乡愁和对大自然虔诚的敬畏之心;这里有他一贯的创作风格——有风景,有诗情,又有意象。然而光有风景,光有诗情,光有意象,这种美好显然是不够的,在中国诗词歌赋中还要有意境。

词中,那“乘着秋凉”时满心的喜悦,如飞的步履;“翕张心肺”后的舒心惬意,自由无拘;“俯仰云苍”里的磅礴大气,傲视古今;“向往涓涓汇浪沧”的高远情怀,志在四方;闻着满园的“碧沁清香”,顿时让读者也神清气爽,连声叫好!作者借风借露借山借水把无形的乡愁有形化,让人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尤为让我印象深刻的便是词作者在讲述“古藤山诡谲”和“孤松挺立”这两句词来历的时候,那种神秘而又敬畏,怅然而又悲怆的神情以及在叙述的过程中饱含的深情,很难让人不为之动容。

这种对故乡浓得化不开的情思在他的许多诗作里皆能深切地感受到。作者常说:这片土地生我,养我,伴我成长却又催我离开,如今的它频来入梦,“走过昨天情未了,书生善感梦长萦”是这些年一直缠绕在他心间的情愫。他把自己的乡思落脚在河湾、山峦或田园,还有无数个乡村日暮的灯火,以及灯火下暖心的嬉笑怒骂。这些画面在他用深情的笔触描绘的故乡的诗作里触手可及。

我们曾带着这份由他的诗引发的向往,去往他的家乡。许是他的诗太美的缘故,当我们真的身临其间时反倒生出了几分失落。没见到“山涧蛇行起落差,瀑喧潭涌自幽崖”的壮观景象;没听到“独爱青山款款来,近闻汩汩望幽幽”的绝美声响;没感受到“百倩千姿雾里栽,盘根破土挺身来”的凌然气势。只是静立于那座颓败的老屋前,我仿佛看到了当年“长辈责嗔童稚逗,骂声过后笑声悠”的温馨画面。

同行的徐老师说:这样的老家能引发山野清风那么多的情愫,写出那么多思之入骨的诗词,我很佩服他。

在外人眼里,作者现如今的家乡并没有他诗中描绘的那般唯美,但,他依然饱含深情地向我们一一介绍他故乡的风物,哪怕有些场景已经只能靠自己的想象。他的言辞里满溢着如孩童对母亲怀抱的无限眷恋之情……

我感动于聆听老师谈及诗词,谈及故乡那种尤如谈及自己心爱的儿女般甜蜜忘我的神情……

但是,如果今天这首词光写乡愁,光描述乡景,那它便只是作者“总有乡愁入梦来”系列里的一小部分。没想到的是词的下半部分笔锋一转,转到了让我始料未及的方向,这是引起我兴致的关键。

与上半部分在选景和用词上的优美严谨比起来,下半部分便有了轻佻随意的嫌疑。尤其读到“在野外,宜穿长袖衫”这句的时候,我几乎无法把刚才还伫立在孤松下吟诵壮美山河的词人与之等同起来。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慈祥的外公对心爱的外孙女殷殷的关切,生怕“秋凉”对她们有丝毫的侵犯。“玩泥沙”“抓莠草”“扯瓜秧”“倚篱墙”“逗猫咪”“摸狗仔”……凡此种种,浓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便在这“笑呛咿呀聚气场”中热烈上演,乡村生活的乐趣横生,含饴弄孙的温馨画面跃然纸上。最后那一句“山村好,要多来走走,晒晒阳光。”看似不经意,却让人有了即刻起程的冲动。

看似脱节毫无关联的两个部分让我有些猝不及防。还未从词前半部分的幽远意境,情真意切中缓过神来,后半部的童真稚趣,招猫逗狗以及作者如孩童般欢欣喜悦的心情立马让我忍俊不禁。这还是作者本人吗?从凝望家乡的深情到含饴弄孙的柔情,这不过转了个身的距离。我被逗乐了,相信其他读者也会被逗乐,我敬佩写词之人大胆的文风,活跃的思维以及他不拘一格的真性情。

转念一想,这又何尝不是作者用另一种心情另一种笔触去表达自己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呢?带着在温室中成长的“娇娃姊妹”来到乡村,任由她们恣意玩耍,甚至已进花甲的他也与孩子“共”玩泥沙,共享天伦,我想他是希望他的子孙后辈也都能记住这份水土之情,血脉之亲。于是,结尾那句质朴无华的“山村好,要多来走走,晒晒阳光。”的言外之意便是“家乡好,要常回家看看。”这,是一份沉甸甸的乡愁……

整首词便在这里戛然而止,意犹未尽,意境深远……

什么是意境?林语堂说,“精神和自然融为一体”。景物与人心,一静一动,互相映衬,互相呼应乃至融合,主观情意和客观物境构成一个流动的空间,这种艺术境界就是意境,让人品味,让人沉湎。

“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王国维先生特别推崇这个“真”字。这里的“真”是一种性情,用林语堂的话说就是“一种悲天悯人的意识,使他们对大自然寄予无限的深情,并用一种艺术的眼光来看待人生”。这种意识,这份深情,这双来自艺术的眼光,在山野清风所有的诗作里都能深切的体会到,而他的这首词更是加深了我对这句话的理解。

追思茶界泰斗张天福诗词联

□ 黄胤

七律

茶门泰斗张天福,静俭清和四字求。
育李培桃兴庠序,著书立说献神州。
发行邮票夫妻照,携手夕阳日月悠。
如愿期颐零八岁,品茗莫不泪花流。

词:虞美人

茶门泰斗张天福,农校培才酷。改良品种绩辉煌,立说著书示范教徒忙。

清和静俭人生路,利禄功名住。德高望重众讴歌,惊悉寿星驾鹤恸悲多。

挽联

投身教苑,培桃育李改良种,茶界堪称妍泰斗;
献艺农场,立说著书留八闽,神州不愧高寿星。

我与高考

黄远振

2017年是中国恢复高考四十周年,近日各大媒体以各种形式纪念这一历史性盛事。

1977年恢复高考,喜讯传来,举国沸腾。由于我根本没有报考的实力,也就没有报名考大学的念想。之所以力不从心,说来话长。

1966年我小学毕业,“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父亲因历史问题被造反派下放农村,我被迫随父回老家,由居民户口转入农村户口,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了。父亲遵循“不读书也要学艺”的古训,叫我去学手艺,日后可养家糊口。先是学木匠,因个子小拿不动斧头,半年后改学竹篾匠。1969年16岁,到了分田种地的年龄,自动转为正式农民编制,在生产队摸爬滚打了几年,很快晋升“全劳力”(农民最高“职称”),每天挣10个工分,约合人民币0.8元。1976年母亲提前退休,我有幸“顶替补员”,翻身成了人民教师,在家乡一所初级中学任职。

高考虽与我无缘,可我对它却有着特殊的情感。细细想来,大抵有三种感受。

一是羡慕之情。当时特别仰慕那些有能力参加高考者,他们是时代的幸运儿。家族中一位堂叔与我同龄,他小学五年制,1966年已读了一年初中,后来一边跟他父亲学医,一边自学中学数理化课程;一位堂弟比我小一岁,文革开始时只读小学五年级,辍学后一边学骨科行医,一边苦读数学,学到了微积分程度。他们有先见之明,且多年刻苦用功,1977年报名参加高考,均达到了录取分数线,但因家庭成分问题,政审不过关,双双落榜。1978年他们再次冲刺,如愿以偿。

二是悔恨之情。文革后失学,“被”返乡务农,家庭出身不好,少时心理自卑,总以为这辈子扎根农村,吃不上“商品粮”了。因此,一门心思学手艺,兢兢业业学种田。干农活颇有几分天赋,犁田、耙田、插秧、收割、打谷、挑担,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曾荣获生产队“插秧能手”称号。可是,那时候从来就没有自学的意识,更无学习中学课本的自觉。到了恢复高考,才发现不自学读书是最大的失误。当人家满怀希望报考大学之时,我只能默默“望考兴叹”了。

三是无奈之情。一个无力报考大学的人,却能够参加高考改卷,这也许是历史给我开了一个小玩笑:1977年高考,全省报考人数很多,改卷人员的需求量大,上级高招办要求各县从中学抽调一批教师参加阅卷;当时政府对评卷者无学历和职称的硬性规定,只要你敢上报,什么人都可以。学校领导指派我去改卷,我只能服从安排。那时闽清县隶属莆田地区,我们集中在莆田改卷,我被分配在地理学科,至于改什么题型、怎么改,记不清了。不过,有一件事倒是印象深刻:评卷期间有一天晚饭后散步,听闻厦门大学和莆田教师进修校的英语老师谈论高考题目,厦大老师居然用文言文翻译英语考题,本事了得!

从无缘报考大学到在大学里有缘研究高考,经历了整整四十年。四十载光阴,弹指一挥间。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年年夏雨独我心

余兆铿

十四年了,十四年前初夏的一个雨天,爸爸,您永远的走了。一年又一年,每个大雨滂沱的雨天。每场恶雨,每道闪电,每阵雷鸣,儿子的心常常一阵又一阵的揪紧。爸爸,如此天气,您一个人怎么度过?抑或,天堂那边天天是风和日丽,爸爸,是吗?

那一年,一个初夏的午后,爸您赶早的吃过午饭,到山上种青椒去了。爸,您这一走,再也没有回头,儿女们再也听不到您只言片语。爸爸,您自己是否记得,您临走还紧紧的抓着一棵青椒苗,难道您这一辈子还没忙碌够,临走也舍不得休息片刻?

爸爸,我相信人走了,是有灵魂的。那么您告诉我,您是不是知道自己要别我们去了?要不临走前夜,您一直打电话,给哥哥、姐姐、我还有弟弟妹妹。您是不是一辈子为我们操心,还没操够,临走还要一个一个的再三叮咛?

爸爸,您告诉我,您走的时候,是不是很不放心妈妈?十多年前,妈妈那场大病以后,您每天总是早早收工回家。怕妈妈独自一人临黄昏焦心,怕妈妈弄家务累坏身体。那天,您一反往常的失诺,没有如期归来。妈妈拖着瘦弱的病体,山上山下、田里地头您可能去的地方到处寻找。几次,经过您的身旁,一定是您担心她,用了什么障眼法,不让她发现您蜷缩在地头。

爸爸,您记得吗?临走的前夜您一个电话,咱爷俩聊了一个多钟头。也许,我那时还没成熟,您还放不下心。也许,是哥哥姐姐们都远渡重洋,年纪已大的弟弟妹妹尚未成家一直挂在您心头,您要跟我这个离家最近的孩子再次叮咛和交代,才能安心的走。

爸爸,您告诉我,那天帆儿来到您身边,您为什么留下了眼泪?是不是他的父母都远在天边,做爷爷的您特别的心疼?

爸爸,您告诉我那么多人眼泪滂沱,您怎么不多做片刻停留,就那么忍心要走?

也许,爸爸您太累了!八岁放牛、13岁成为生产队的全力队员,50年的重体力活,早把您的身躯压得佝偻!所以,您才忍心走?

也许,爸爸您厌倦了!为我们一个个孩子操心这操心那,一辈子没有睡个安稳觉。所以,您要躲到一个看不到我们地方,才忍心走?

爸爸,也许我所有的臆想,都不对头。多年的劳累,一辈子的操心,压垮的是您的身躯,确从没有压弯您那挺直的腰杆。病痛的折磨,生活的艰辛,只是霜染了您的双鬓,您那爽然的笑声却回荡在田间地头。我清清楚楚的记得,13岁那年,急性阑尾炎发作,终于让您第一次躺进了医院的病房。无知的我们,却把我们家的鸭群赶到有剧毒农药的田里,所有的鸭子,我们家除了您双手之外的唯一经济补充来源,一日间全被毒倒。我们个个吓得发抖,亲邻友朋个个都善意的隐瞒,怕您经受不了这双重的打击。您拖着病弱的身体早早出院,回家只是淡淡的一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怕什么,要相信天无绝人之路的!”您怎么会怕累,您怎么会疲倦呢?

爸爸,您能否告诉我,送您的那天,雨为什么那么大?是不是老天也为您这样性子耿直,开诚布公,光明磊落的人走了而流泪呢?也许您告诉不了我。那天的雨出奇的大,从早到晚就像天河决堤了,瓢泼而下。那天村里村外、老老小小的人来了数百个,他们都来为您送行。那么多的人,不顾瓢泼大雨,不顾我们兄弟姐妹的劝阻,执意要送您到山上。老外婆告诉我们,这是我们村空前绝后最壮观的送行队伍。您22岁任生产大队大队长,当了几十年的干部,您帮助了不少人,从未为自家谋过一丁点私利。由于年纪的关系,更多的事情我是无从了解的。有一件事情,虽然我当时年纪是那么的小,却让我几辈子都不会忘记。那年,也许是肚子太饿了吧,大哥、二哥在地里生吃了一个大队的玉米棒子。那天晚上,吃过晚饭,您点了一圈蚊香,让他两跪着,直到蚊香燃尽,已经是黎明了。您为了大队的一个玉米棒子,让大哥、二哥跪了一整个夜晚。这也许就是那天下大雨,还有那么多人来送您的缘故吧?

爸爸,您放心!您的教导我们谁都没有忘记。您不是最放心小妹吗?小妹也继承了您的性格。您一定会记得,在送您的那天,小妹一次又一次的泪眼婆娑对乐队说,我爸最喜欢热闹了,你们使劲吹,我给你们加钱,让我爸走的路上不寂寞。现在,她一切都好。

爸爸,写到这里,我已忍不住泣不成声。但是,爸爸,我知道,您是一个乐观开朗的人,您一定不习惯我的眼泪。我还要告诉您,您不放心的小弟,现在也在福州成家立业了,您从未谋面的孙子马上就小学毕业了。

还有,您生前最牵挂的帆儿,他没有辜负您的希望。去年,复旦大学毕业后,现在在英国留学深造。

还有,我们兄弟姐妹都好,比以前都好。妈妈她身体还算健朗,她每天还是那样微笑,还是每天牵挂着我们。

爸爸,九泉之下您一定要放心,您一定要开心。

荷韵仙姿

陈益新 摄

荷岛人家

刘燕

红萼千枝映碧霞,
罗裙曼舞衬芳华。
荷花争艳怡情醉,
墨染农丰四季家。

和刘燕原玉

王方

云影天光托锦霞,
一塘浮萼竞升华,
人生自有清凉境,
泉雨垂帘世外家。

和刘燕原韵

余从

荷塘鱼鲫戏云霞,
踏叶蜻蜓气自华。
骚客凝香陶醉处,
怡情最是主人家。

翠花的心事

李云芬

翠花清早从街市上回来,就一直躲在屋里垂泪。

翠花的男人憨宝从外面回来。人还没落屋,声音响了,翠花,中午又整啥好吃的啊?!憨宝喊了几声,屋里冷清清,没人应声。憨宝觉得很奇怪,在以往,翠花准会“啐”他一口,应声,你饿死鬼投胎啊,整天就知道吃啊吃的。

憨宝走进屋里,瞅见翠花在抹泪。翠花,怎么了?翠花不应声,还是兀自抹泪。憨宝懵了,挠挠头,站在翠花面前,手足无措。翠花,你这是咋了,谁欺负你了?翠花听了,感觉满腹委屈似的,眼泪更多,手背一抹,还有,又抹……止也止不住,最后索性不抹。她扭转过身,低下头,背对着男人,肩膀一耸一耸的,抽泣得更凶。

憨宝做好午饭,给翠花盛一碗罩在锅里热着。自已吃了,又出去了。

听见憨宝出去,翠花越发地哭泣起来。

翠花是十里八村最漂亮的女人,读书时,成绩也是数一数二的好。只可惜,造化弄人,翠花高考时,以五分之差落选了。因家里穷,没法供她复读,她只得哭哭啼啼从学校回了村,不久,便嫁给了村长的儿子憨宝。

这天清早翠花去街市买东西,无意间碰到高中的同学二柱。他俩读书时,成绩不分上下,各自都视对方为学习竞争对手,暗里较着劲。高考那年,二柱幸运的考起大学。这一别,他俩三十年没见面了。

二柱站在翠花面前,很诧异的上下打量着翠花,翠花,你怎么会如此憔悴苍老?在我心里,一直清楚记得读书那会,你扎着两条乌黑发亮的辫子,爱看书,一低头一抹微笑,非常漂亮!

看着事业有成的二柱,翠花也不知是怎么和他道的别。回家路上,翠花像喝了酒,走路跌跌撞撞,深一脚浅一脚。

回到家,翠花想起二柱的话,就一个人躲在屋里,暗自垂泪,连中午饭也忘做了。

夸

刘梅花

女人找到男人,问:

钟意俺不?

钟!

真的钟意俺?

真钟!

带俺离开这鬼地方吧?俺不想嫁给那狗日的恶霸!只要能跟着你,俺去哪都成!

……

空气仿佛瞬间凝固了。男人蹲在地上,耷拉着脑袋,沉默不语。

几天后,女人哭哭啼啼地上了花轿。

男人听着隐隐远去的唢呐声,想着女人上花轿时,哀怨的眼神,他的心痛如刀绞。

半年后,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女人逃出恶霸家,找到男人。

看看吧,这都是那狗日的不高兴时,打俺、掐俺、用旱烟管烫的俺。女人脱下衣服,嫩白的肌肤上青紫於痕惊心怵目!男人不忍直视。

带俺走吧?!俺被抓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女人苦苦哀求道。

男人蹲在地上,用双手狠命的抓扯着自己头发,沉默不语。

女人满怀怨恨的离去。

男人环顾家里,家徒四壁;又看看常年瘫痪在床,与他相依为命的老母亲;想着女人临走时绝望的眼神。他不禁一次又一次,把头狠狠地往泥土墙上撞去,头破、血流……

后来我听爷爷说起过,男人也就是我四叔公。几个月后,他的母亲去世。安葬完母亲的当天夜里,他杀死了恶霸,带着女人远走他乡……

微小说

闽清县“两违”综合治理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公布2017年第十二批10处违法建筑

闽清县“治违办”公布今年第十二批共10处限期拆除的违法建筑名单(详见下表),面积12190.00平方米。这些违法建筑责令改正期限已满,执法部门要求当事人在名单公布之日起七日内自行拆除,逾期未拆除的,执法部门近日将依法予以强制拆除。

闽清县“两违”综合整治公布
6月份拆除名单(第12批)

序号	违法主体	违建地址	建筑面积(㎡)
1	王XX	坂东镇坂东村上太洋	70.00
2	刘XX	坂东镇坂东街桥头	50.00
3	黄XX	池园镇福斗村	230.00
4	许XX	池园镇潘亭村	870.00
5	卓XX	云龙乡官庄村	3500.00
6	钱XX	下祝乡渡塘村	2350.00
7	张XX	金沙镇下林村	2600.00
8	姚XX	白中镇继新村	1400.00
9	张XX	白中镇继新村	1100.00
10	黄XX	池园镇丽山村	20.00